

几乎是在最热的那些天，来到友人开设在绍兴市郊邻近兰亭的明心书院。日间漫步兰亭，瞻仰禹陵，游览沈园，拜谒鲁迅故居，乘乌篷船，访陶公洞，烈日炎炎汗流浹背而能自得其乐。晚间打坐修心，饮茶品果，焚香听琴，神聊海侃，每至更深漏残。今日何日？百舸争流的喧腾在崇山峻岭之外；今夕何夕？万象更新的热闹在茂林修竹之外。书院的生活，属于另一世界，苔痕上阶，松风滴翠，虽是酷暑，心境清凉。

晚餐桌上，说到山阴道，大家来了兴致，说是倘能像古人王子猷一样，来一个乘兴而访、兴尽而回的不期然的行程，那就非常佳妙了，也不负山阴一聚，兰亭一遇。丁居士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立即联系 80 公里以外泰岳禅寺的崇照法师，然后一行人登车，走出兰亭，走进山阴道的余晖夕照，在一派阴凉一片薄暮中经过谢公再起的东山，在如钩新月下跨过紫堂山和七姊妹山，然后随着著名刻溪的弯曲进入神秘安谧的泰岳山。

这里领受过诗仙李白梦游天姥的眺望，分布着南朝四百八十寺中的多处寺庙，掩藏着多少通达天外的罗曼蒂克故事。车速减慢那一刻，灯光照亮处，

□散 文

不期而遇

朱寿桐

一字排开五六个身影——那是崇照法师带领他的弟子在路口迎接。

这时已经是夜间九点多。下车伊始，就被一派清静宁静的山间气息所包围，加上月华如泻、如洗——且慢，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前来的分明是一弯新月，月光怎会如此清晰？抬头仰望，不由得令人瞠目称奇：弯月依然如钩，正在山顶，似在枕着柔绵的山顶，晶莹如玉，明亮如炬，显得分外精神。也许是泰岳山山顶的反光，新月在初吻山头之际，竟能放射出进瀑式的光芒，照得天空一派澄明，照得山坳一碧如水。好一派沟月枕山的奇景！

在我们啧啧称奇之间，月牙沉入山头的榛莽，慢慢收敛起它异常逼人的光芒，山坳回归宁静的黑黝。寺庙初建，通幽曲径仍然坎坷不平，法师和我们一行只得打开手机手电，借着一片幽光走进灯火并不十分明亮的禅房。

处于建设中的禅房陈设简单，但一长条书桌铺着厚厚的桌毯，其上散乱地布放着毛笔、颜料和卷起的宣纸，墙壁上挂着两张古琴。崇照法师工诗、善画、能琴、会棋，只见他一领白衲法衣，一缕飘然长须，慈眉善目，仙风道骨。他擅画墨梅，兼治山水，精通音律，能弹能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出家人。他热情好客，安排蔬果，亲手布让，烹茶煮水，提壶推杯，好一阵忙碌。忙碌之余，津津乐道禅庙建设现况，绘声绘色山寺发展愿景，并恳切邀请各位有缘人关注支持。法师有言，世事皆缘，一切本然。将一切偶然、随缘的关系理解为必然之后，人就不会变得淡定、沉着，见奇不惊，见异就不会。

暗灯点烛，焚香，延请客人抚琴，又令徒弟操琴，琴声悠扬时，心绪激荡，思绪绵长。此时崇山静谧，夜风徐徐，三四点萤火虫流星，一两声落窠犬吠，更将深山佛寺渲染得清雅不俗。崇照法师兴之所至，调琴弄弦，一曲弹罢，听者如有所悟，如有所期，如有所失，好一片沉寂之后，才想到此处此时应有掌声。阳关一曲之后，最适合的便是道别，虽然大家谈兴正浓，弹兴正浓，但乘兴而来，也须兴尽而归。我们复又登车，离开禅寺，转出蜿蜒的泰岳山道。走到开阔坦途的那一刻，一声惊叫，我们都停止了谈笑，都为眼前的月景怔住了：原来，那半轮残月还留恋地徘徊在地平线之上，可我们不再敢认定它就是刚才枕着山顶熠熠发光的那片弯月，因为它现在变得非常大，不再弯月如钩，而是几近巨轮，不再银光四射，而是灿黄如金，它以我们所有人都都非常陌生的湿漉的团光将西天的夜空打理得神秘莫测……

终于，好像是为了将宁静和安谧交还给大地，交还给古老的山阴道，残月带着金色不遗憾地退隐了。遗憾不光是属于残月，更属于我们。邂逅月华奇景的两个时刻，我们竟然都忘了举手抓拍，以至于没留下一张照片。但是，没有拍照，特别是连想都没想到拍照，反倒是成全了一种记忆的圆满，一种真正的随缘。



晨曦 徐金英 摄

□散 文

暑 意

马庆民

时至七月，浅夏的轻柔已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日趋盛大的暑意。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大，月中为小。”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大暑为大热。此时节，暑意正盛，连风中都带着暑热之意。

盛夏的暑意是热烈且势不可挡的。于是，有人极为洒脱，干脆“一热之下”逃入山中，如杜甫诗中所写的“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就是山间避暑的绝妙写照。甚至还有人不打算整个夏天定居山中，如宋朝的米芾就于夏天山中避暑至秋天才回来，还给友人写了书信交代行踪，便是流传至今的《逃暑帖》。

盛夏的暑意却也是诗意的，有清风半夜鸣蝉，有竹摇清影罩幽窗，还有绿阴幽草胜花时……于是有人“暑中求凉”，如白居易《消暑诗》云：“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这和老话“避暑有妙法，不在泉石间，宁心无一事，便是清凉山。”有着不谋而合的心境：只要用心去感受这份安静，就会清风拂面，进而找到心灵深处的平静——正所谓心静自然凉！

面对浓浓暑意，古人可是颇有些雅致风流韵味的，远远不止“心静自然凉”这么简单。如“香奁”黄庭坚会燃上一支沉香，以冰清玉石托盛之，于缓缓烟缕里，心渐静，暑意渐融；东坡居士苏轼，会寻一处山林，沿小径探幽，穿青树，过翠蔓，闻水声寻去，溪水潺潺，清冽见底，忍不住掬水在手、在脸上、在足上，任清清凉凉的溪水洗去满身燥热；沉复和芸娘，会月下漫步，再轻罗小扇扑流萤，于朦胧的夜色中，

白居易空手空脚，想来是没资格上长安的，老白硬是去京漂，他的底气是他觉得自己能写诗，诗写得不好。能写诗的，一抓一大把，据如今哪个诗人凭写诗在长安吃住一条街的？白居易去了长安，找到顾况，没带烟酒，没带银行卡与健康卡，也没带山西特产，就带了一项劳什子写诗特长，撞了人家家门。豪门居然没拒，豪门居然读了其诗，还给了高评：“有句如此，居亦何难？”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然则，会写如此好诗，米贵不算什么，便是房费，也不在话下，要言之是，只要有才，粮食会有的，房子会有的，娇妻会有的，工作也指定是会有有的。长安八字开，无财有才也进来。

白居易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不多说。鬼才李贺京漂长安，复制的也是白顾故事，故事是一样，主角换了，白居易换了李贺，顾况换了韩愈。韩愈时任国子博士，政界有权力，学界是权威，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某日，送客归，极困。”送行嘛，要喝很多壮行酒，要跟很多人扯淡，应酬也是特累的。韩愈小夜半，迷迷糊糊回到家，脚腿不起，眼睁不开，一心只想梦入芙蓉铺。

不承想，李贺在韩愈家里，等了好些时候，“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那么累了，还谈什么诗？心硬的，一句话回绝：给我丢远点。心软的，给人半点希望：今天累了，以后再研究。研究研究，烟酒烟酒，谐音词是双关语，含义丰富得很。

山佛寺渲染得清雅不俗。崇照法师兴之所至，调琴弄弦，一曲弹罢，听者如有所悟，如有所期，如有所失，好一片沉寂之后，才想到此处此时应有掌声。

阳关一曲之后，最适合的便是道别，虽然大家谈兴正浓，弹兴正浓，但乘兴而来，也须兴尽而归。我们复又登车，离开禅寺，转出蜿蜒的泰岳山道。走到开阔坦途的那一刻，一声惊叫，我们都停止了谈笑，都为眼前的月景怔住了：原来，那半轮残月还留恋地徘徊在地平线之上，可我们不再敢认定它就是刚才枕着山顶熠熠发光的那片弯月，因为它现在变得非常大，不再弯月如钩，而是几近巨轮，不再银光四射，而是灿黄如金，它以我们所有人都都非常陌生的湿漉的团光将西天的夜空打理得神秘莫测……

终于，好像是为了将宁静和安谧交还给大地，交还给古老的山阴道，残月带着金色不遗憾地退隐了。

遗憾不光是属于残月，更属于我们。邂逅月华奇景的两个时刻，我们竟然都忘了举手抓拍，以至于没留下一张照片。但是，没有拍照，特别是连想都没想到拍照，反倒是成全了一种记忆的圆满，一种真正的随缘。

□组 诗

是谁吹起的短笛

丁 宇

从前的歌谣

那首从前的歌谣
在季节的轮回中变得遥远
聆听不到水域中的呼唤
日子被晾晒成幸福的往事

是谁吹起的短笛

把昔日的温柔一丝丝撩拨？
以至于树梢的鸟语变得委婉动人
以至于寻找不到回家的路

不小心打碎的瓷器

还在命运的骨骼中疼痛
被月色笼罩的梦幻
早已生长成关于夏天的情节

生命的燃烧

隔着岁月的河
与故乡遥遥相望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跋涉是饱含艰辛的词汇
每一次的努力
都有阳光的绽放
每一次的拼搏
都有生命的燃烧

隔着夏日的风

与故乡遥遥相望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思念是饱含疼痛的词汇
每一次的倾诉
都有艳丽的色彩
每一次的捧读
都有满目的感动

□散 文

悠悠石板路

钟读花

石板路，让人想到江南，想到古街，想到时间的深厚。

要说石板路之多，似乎，莫过于江南。街街巷巷，宽宽窄窄，长长短短，石板路在在在有之。石板，大多不方正，不方正也好，恰恰呈现出一种参差之美；石板间，大多有缝隙，时间在缝隙中一滴滴滴落，渗透；经年下来，石板的表面大多很光滑，光滑是时间打磨的结果，光滑里能照出时间的影像——曾经走过的一个个人，曾经行过的一匹匹马，曾经留下的吴侬软语，曾经撑过的那一顶顶江南油纸伞。石板间，有缝隙，缝隙里会生长出小草，小草永远也长不大。人的脚步，一步步踏过，牲口的铁路，一步步碾过，小草以自己弱小的生命，演绎了什么叫不屈的生命力。

江南多雨，所以，江南的石板路上，就常常有雨水淌过，石板很硬，雨水很清，水涤荡了石，也润泽了石，于是，石愈加青，石酥又甜。“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仕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瓢子的“三白”与“哈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而“老头儿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向隅的。

在汪曾祺眼中，暑意是很容易消去的，“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再炎热的夏天、再焦躁的心火也被这一口西瓜给浇灭了。然后，再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月华晶莹，浑身爽利，暑意全消。

在梁实秋心里，暑意又变成了惬意，来一碗酸梅汤，吃一根糖葫芦——味浓而醇，冰沁脾胃……

骄阳似火，蝉鸣喧闹，蒲扇轻摇，冰镇西瓜，白瓷梅汤，风铃作响……在驱不散的暑意中，我们的记忆，也像这浓浓暑意一样，变得绵长，盛大，流淌成一程又一程美丽的光景，芬芳了那些交织在阵阵雷雨里的花香，悠扬了栖藏在草木深处的虫鸣，葱茏了映照在一汪清泉的青翠欲滴……

石板路两边的建筑染上了一层时间的印痕，沿街房，多商铺或者饭馆，商铺对街而开，所卖之物，也古，也雅。真真假假的古玩、文房四宝、茶叶茶具、文玩摆件，古陶瓷器，还有旧书店、旧家具店，怀旧饮食店等等，无不呈现出一种古旧的色彩，彰显出一份怀旧的情緒。

古街的古，恰如石板路流淌的时光，总有述说不完的故事。一个店铺，就是一个个体经营史，一个店铺就是一个故事汇，石板路，就是一个个故事的见证者，乃至于经历者，石板路的光亮，则照亮了旧时岁月的黑暗，使那一页页册页，得以在今天，得到美好的阅读。

古如陈酿，故事在咀嚼中，越加芬芳。夜深人静，月光亮着，石板路亮着，石板路的光亮，浸进了店铺的梦中，这个夜晚，石板路两边的店铺，绽放成一朵朵时间之花，古旧而芬芳。

在山东博山，我见过一段最短的石板路，也只有几十步的长度，位于一个斜坡上。大石铺成，石面坑洼不平，却又光滑如水，蹄印历历。导游说：“这是一段驿道，宋朝留存下来的。”那一刻，我俯身，吹去石面的浮尘，莹滑的光芒，立即喷射而出，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仿佛，依旧能看到宋朝的驮马在姗姗而行，依旧听见宋朝的驼铃，在时间的深处回响，那么清脆，那么响亮，那么富有节奏感、韵律感。

几十步的长度，跨越上千年，时间在一天天堆积，堆积成一种时间的厚度，在一段石板路上，成为一段历史的记忆，成为一页可供翻阅的线装书。

此刻，这一块石板，都是一片时间的甲骨文，像一只只眼睛，在凝视；似一只只耳朵，在倾听；又如一张张嘴巴，在诉说——诉说过去的，那些光阴，那些故事，悲欢离合，风雨沧桑，深厚得不得了。

每一段石板路，应该说，都是一页时光堆积的岩层。

唐朝很多诗坛大咖，都曾有过这般大同小异故事。李白开始找一个叫韩荆州的，这家伙不识才，李白写的自荐信石沉大海，在韩某那里没起浪花。但李白依然不倦到处找伯乐，去京都酒家眠，遇到了贺知章，贺公不吝赞美词，直呼李白为“谪仙”，李白在唐朝的名声从此盖天。

读唐朝诗，读唐朝诗人，特别是读唐朝诗人与诗人故事，会有一个特别感觉：唐朝诗人间，都是诗人抬诗人，不见诗人压诗人。李白高名天下闻，没人臭李白，杜甫与李白，作诗不是一个路子，他没斜眼看过去李白，对李白简直是崇拜；李白与孟浩然也是各立门户，李白却无门户之见，而是“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传”；杜甫做《八仙歌》，所歌颂的诗人，有名气比他大的，有名气比他小的，有名气比他一样高的，没见他对他名高于我者讽，名齐者贬，名低我者压，而是一样的歌与爱，可见唐朝诗人精神健康。

唐朝人才辈出，唐朝诗歌璀璨历史，源自唐朝诗人心态好，唐朝诗歌生态好，非一般好，让人心向往之。

□小小说

夜色

黄起鹏

夜，很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道亮光飞驰而过，打破深夜的宁静。没一会，这辆红色小汽车开到进城的路口，路上的车多了些，车速都缓了下来，前面一片灯火明亮，是交警在查车。

红色汽车上的司机神色有些慌张也有些着急，不时透过前挡风玻璃张望，想车流走得再快些。

终于轮到他们时，他按下车窗，自动把驾驶证递了过去。

警察俯下身检查，闻到一股酒气，便请男人接受酒驾测试。司机呼完气，仪器响了。

“对不起，你涉嫌醉酒驾驶，得下车接受进一步调查。”警察说。司机似乎急了，不愿意下车，跟警察有些争执，声音引起前面几个执法人员的注意。一位队长模样的年轻人小跑过来，刚走近，就敏锐地察觉到异常，用手电筒照射了下车后座，发现后面坐着位老妇人，紧闭双眼，双手捂着肚子，脸上表情有些痛苦。

“奶奶怎么了？”年轻人问。

“我估计是急性肠胃炎！疼得厉害，得送医院瞧瞧。郊区太远，叫不到出租车，叫救护车也怕慢，我就自己送过来……”司机答道。

“有病也不能酒驾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年轻人吼道。

司机支支吾吾解释，说：“我是昨晚九点多和朋友喝了点，她睡到一点多觉得身体不适，我以为过了几个小时，酒应该解了，就……”

年轻人摇摇头，果断对司机说：“车给我，我开车送奶奶去医院。你留下，配合处理。”说完，年轻人坐上驾驶位，轻车熟路地发动车子，朝医院的方向开去。

半个小时后，老人送到医院及时接受诊治，没有大问题。年轻人松了口气，才想起打电话给司机。

电话接通了。

“奶奶没事了！”年轻人语气带着抱怨，说：“爸，以后有急事得第一时间告诉我，别自己扛！”

司机答道：“想着你在上班，就没和你说过……你的同事现在都知道咱俩的关系了，不过你放心，我跟他们说了，我做错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咱绝不徇私！”

年轻人笑了，知道父亲说的不是酒话。

□散 文

一半在泥土，一半在诗意

高玉霞

劳动之美，一半在泥土，一半在诗意。

万物果实，分地上与地下。地下的播种，搂耙，挖掘，打垄，是泥里水里的劳动，躬身于大地，在土地上作画绣花，犁耕，播撒，深耕，以谦卑之心向土地致敬；地上的割、掰、掐、剪、摘、背……

动作多繁复，收获多喜悦！

赤脚立于滩溪浅水处，流水冲刷每一块石头。溪水淙淙，成韵，成调，成曲。轻挽裤脚，弯身将鱼篓探入水草丰盈处，缓缓而过，游虾在水中嬉戏入瓮，再一轻提，兜了水虾，兜了流水，兜了草茎，清风，花影与香气。

鸟声婉转柔美，流水汨汨，与之和鸣。劳动之美，美在态，美在声，美在味，美在诗意。

态之美，无非缓，无非疾。

蜀绣的针法，琴弦般轻捻慢拨，每一个动作都懂得诗意雅致，再配以绣娘纤纤玉指，环佩叮当之玉镯，清风明月，月之态，落于水镜。美感在缓慢中，暖暖升腾，动之婉约，态之柔媚，不由让人想起香气四溢的煮茶过程，一举一动，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当一匹匹手工蜀锦，惊艳出场，劳动者一针一线的曼妙，得以入画入诗般的呈现。

声之美，在于“脆”，在于动作的果敢与轻柔。

裂帛撕裂，箜篌疾拨。劳动时，动作之快，有着植株断裂时脆生生的快感，如掰笋时的果脆，急促，听声而觉新味来，笋鲜即将入春盘。芋蒙叶宽大，风动叶摇，露珠如玉坠子似的缓缓滚落，顺势用弯刀割下，“咔嚓”之声，声声脆脆，始知芋茎之嫩之鲜之美，扛至肩上，绿莲蓬露归来，切段加粗盐，腌入坛，等待，美食即成！

味之美，不仅在于野草花香，鱼鲜笋嫩，更在于煎、炒、烹、炸、煮、熬、炖等一系列动态之外的味淡、火烈、汤鲜。小炉灶烧起来，木柴与火“噼里啪啦”的舞蹈，油入锅，葱姜蒜撒起来，配之以花，调之以形，入口的一瞬，是烟火里的诗意，日子里的浓香，岁月里的美好。

夕阳落下，田埂上弥漫着清幽的香气，水田注满了水，波光粼粼。父亲说，劳动创造美！美在哪里？在父亲眼里，晨光拂过稻田，绿浪翻滚，一望无际，蛙声阵阵，沁人心脾，这就是美。

一畦畦的卷心菜，小苗羸弱，经雨疯长，直至紧成滚圆的壮硕；柴垛开满南瓜花，明媚娇嫩，风拂过，满园花影；豆角秧，一架架，柿子秧，一垄垄，秋阳至，满园绿，满园紫，满园紫，满园紫。

清风徐徐，花怒放，草丰盈，水清甜。所有与劳动有关的一切活儿，都在四季的轮转中，充满了态之美，声之美，味之美。如果生活是俗气的，那么，我们就用一双勤劳的手，给岁月燃放一朵有着玫瑰香味的烟火，在冬雪簌簌时，煮一壶热茶，慢慢品，慢慢聊，慢慢回味光阴里的香气，岁月里的静好。

劳动的诗意，不仅在于勤，在于韧，更在于拥有一颗诗意的心。田间劳作，一抬头，野杏开得灿烂，清芬，热闹，这就是诗心。

“泥里耕耘，云中生活。”劳动者的心，是苦中作乐，是苦中带甜，是生活虽苦，依然乐得自在的情怀。

“八公山”文艺评论 (第七季) 征文